

馬氏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鄧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宗廟考一

天子宗廟

唐虞立五廟 鄭元按禮緯元命包云天子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五

夏氏因之 夏太祖無功而不立自禹與二昭二穆也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一室三之一 世室者宗廟也魯廟

有世室注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 疏曰凡大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但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 詩曰中唐有甃疏曰廟中閉謂之門 詩曰視

殷制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王制云天子七廟鄭元復云殷制六廟自契至湯二昭二穆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重屋者王宮正堂大寢匠人營國之制夏舉宗廟殷舉王宮周舉明堂互相備舉王宮則宗廟與明堂亦同此制注見明堂門

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雉門中門也

匠人營國左祖右社 疏曰左右前後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

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肩七個閤門容小肩參个 注並見明堂門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 疏曰魯法注祧之言遷超然上去意以其遠廟為祧故云上去意也周以文武為二祧文王第稱穆武王第稱昭當文武後穆之

宗廟考

木主入文王祧昭之木主入武王祧故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祧也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穆廟為始祖特立廟不毀即從不齊已後為數不窟父為昭鞠子為穆從此以後皆父為昭子為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諸侯無二祧謂始封太祖廟為祧故 春官 朱子曰昭如字或問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聘禮云不賾先君之祧是太祖為祧也

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嚮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召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

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右為穆禘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穆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以為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

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爭使諸侯五家語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遠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穆之廟先王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遠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穆之廟先王

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以為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

湯則六廟周祖后穆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

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虛植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穆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漢書章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穆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穆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

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遺壺若除文武則奄少

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

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水穀梁及小記為枝葉章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七廟元說為長

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

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

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

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

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

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

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祔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祔於

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墀所禱謂後遷在祧也既

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順遠之於無事禱乃祭之爾春秋文公二年秋大事於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

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

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禱禱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禱禱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

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也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疏曰王

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為七廟也一壇一墀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墀各一也起土為壇除地曰墀近

者起土遺親除地示將去然也曰考廟者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曰王考朝者祖廟也王君也君

考者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祿於父故加君名也曰皇考廟者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會祖轉厚又加大君之稱也

日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曰祖考廟者始祖也此廟為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

計其祖考之廟當在二祧壇墀之上應合在後始陳今在此言之者因皇考顯考同皆月祭之故此先言之也昔

月祭之者此之五廟則並同月月祭之也遠廟為祧者遠謂謂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也特為

功德而留故謂為祧祧之言超也言其超然上去也遷有二祧者有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者享

嘗四時祭記文武特留故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祧為壇者謂高祖之友也若是昭行寄祧文武祧若

行即寄祧文武祧不得四時而祭之者有四時之祧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為墀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

若者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高祖之父既初寄在祧而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也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

得祭故云去壇也壇墀有禱焉祭之者在壇墀者不得享嘗應有祧禱於壇墀乃祭也無禱乃止者若無所祈禱

則不得祭也去壇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墀者則此晉張融評曰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公羊毀廟之

在墀者遷入於石函為鬼雖有祈禱亦不及唯禱祧乃出

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無去祧為壇去壇為墀為鬼之制祭法所言皆衰世之法朱子曰王制祭法

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為是楊氏曰愚按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云三親廟月祭高

宗廟考

宗廟考

宗廟考

宗廟考

宗廟考

太二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二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以爲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則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則無之祭法有壇有墀或二壇無墀或一壇無墀王制則無之大抵王制略而祭法詳又按三壇同墀之說出於金縢乃是因有所禱而後爲之非於宗廟之外預爲壇墀以待他日之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墀而爲鬼也如管張融之說則祭法所言難以盡信 陳氏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禮於大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下以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舜中劉歆論之於漢韓退之論之於唐皆與肅同蓋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 又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

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為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怪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
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
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
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
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為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為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
以始祖為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為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文武為不毀之祧何邪明堂位曰
魯公之廟文武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
世自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宮昭公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筆之
戰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記史得以大
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朱子論古今廟制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
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顏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
者改昭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天子太祖
為昭

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

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

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於昭之宗曾祖遷於昭之二新入廟者附於昭之三而

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於昭之世室雖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
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附於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

此凡屬廟遇主改塗易櫛示有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

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以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元云

大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

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魏仲魏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

穆也蓋其次多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據於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

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

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

遺詔毋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

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

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

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

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

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以詔萬世今獨

具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圖說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

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

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

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

之論哉 又曰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於其廟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於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爲快乎 又論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曰五峯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子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爲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顙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邪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邪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饗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又語錄曰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與諸祖同一廟 又曰天地合祭於南郊及太祖不別立廟室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

韋元成王者五廟圖



廟制圖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韋元成等周廟圖

昭 武王世室

昭

昭

太祖 稷后

穆 文王世室

穆

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武 世室

昭

昭

昭

太祖 稷后

文 世室

穆

穆

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

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朱子曰劉歆說文武為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又曰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為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得如今若道三宗只是親廟則是少了一箇親廟了

周世數圖

穆不宮 慶節 皇僕 豐喻 高圉 公叔 王季 武王 康王 穆王 懿王 夷王 宣王
差弗 公非 亞圉 太王 文王 成王 昭王 共王 季王 厲王 幽王

周七廟圖

稷高圉以 公叔公季 文王時
稷上禰主 亞圉古公 武王時
稷公叔以 王季武王 康王時
稷上禰主 太王文王 宣王時

稷王季以 武成 昭王時
稷上禰主 文成 康昭 穆王時
稷太王以 文王武王 康王時
稷上禰主 文王成王 宣王時

稷武世室 康昭 懿王時
稷文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武世室 康昭 懿王時
稷文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武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文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武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文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武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文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武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文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武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文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武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文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武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文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武成 昭穆 懿王時
稷文成 昭穆 懿王時

周九廟圖

稷武成昭共 夷宣 幽王時
稷武成昭共 夷宣 幽王時
稷武成昭共 夷宣 幽王時
稷武成昭共 夷宣 幽王時

穆公非以
亞園公叔王季
武王時

穆上廟主
亞園太王文王
成王時

穆上廟主
公叔王季武王
康王時

穆公叔以
亞園太王文王
昭王時

穆大王以
王季武王康王
穆王時

穆上廟主
王季武王康王
共王時

穆文世室
武昭康穆
懿王時

穆文世室
武昭康穆
孝王時

穆文成昭
康穆懿
夷王時

穆文成昭
康穆懿
厲王時

穆文成昭
康穆懿
宣王時

穆文成昭
康穆懿
幽王時

朱子曰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於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為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為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壇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為壇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為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為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為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為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

殫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殫穆不可以有壇而無殫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況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為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之穆即為考廟也且必如何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違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為右穆乙為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為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真有難處者邪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禱之位乎周大臉及時會圖見於給祭禮

守祧掌守先王之廟祧注疏見下若將祭祀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黜於斜反鄭音幽聖

作惡同 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修除黜聖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五主也聖鄭司農云

為幽黑也聖白也爾雅曰地謂之幽繼謂之聖 疏曰凡廟黃皆修除黜聖祭更修除黜聖示新之敬也今將祭

而云修除知祭此廟也 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 五寢五廟之職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禘禘

鄭司農云酒當為灑并方問反祭祀修寢於廟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 疏曰薦只在 傳山節

疏曰必須懸者祭在應薦在殿祭祀修寢不在廟連廟言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也 夏官

藻稅復廟重檐刮楹遠鄉反玷出寧崇培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悅事悅反復音福重平聲楹以古反刮古八反耶許亮反玷丁念反康音抗又如宰疏音

山節刻樽屬為山也蒸成畫係儒柱為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刻刻摩也繩繩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為四達反玷反爵之玷也出尊尊尊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享於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為亢龍之亢又為高玷亢所受圭奠於上為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也今廟之問崇高也音博又皮參反一旁各反徐薄懸反字林平碧反好呼報反桴音浮 珠曰山節謂樽虛刻為山形則今之斗

拱也藻稅者謂係儒柱畫為藻文梁上短柱也復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云重檐重承壁材刮磨也禮柱也以密石磨柱連聯者達通也鄉謂窗牖也每室四

戶八窗窗戶皆相對以隔戶通達故曰遠鄉也反玷者兩君相見反爵之玷也築土為之在兩楹間近南人君飲酒既獻反爵於玷上故謂之反玷也出尊者尊在兩楹間玷在尊南故云出尊崇玷康圭者崇高也亢舉也為高

站受質之圭舉於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屏樹也謂刻於屏樹為雲氣蟲獸也天子之廟飾也考自山節以下皆天子廟飾也屏謂之樹釋宮云漢時謂屏為桴思故云今桴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

匠人注云城隅為角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桴思小樓也故城 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隔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桴思 朱明堂位

然清靜之稱 疏曰明堂位曰山節藻稅復廟重檐刮磨達鄉反玷出尊崇玷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為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者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總為覆蓋猶童子垂髦

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元以文王解之 昭其儉也 示儉 春秋桓 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 公二年 左氏傳 右宗廟制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神曰主用木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曰帝者天

有以帝名者惟易稱帝乙亦不知其何帝獨司馬遷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 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名疑殷人謝廟稱帝遷據世本而言當有所考至周有諡始不名帝 曲禮下 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

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曰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

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老聃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禮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

新死者耐祭於祖 故祖主先反廟也 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鬼神依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止

行者 疏曰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太祖廟入廟者謂從太祖廟而反還已廟若

在廟門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太祖廟則不須蹕也似 壓於尊者若有喪及去國無蹕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歟 怪時 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主未知其為禮也昔者

宗廟考

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疏曰亟數也僞假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藏

戎西伐白狄故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氏曰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祐於周廟告於先君屬王廟也有火災廟

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疏曰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之內所以辟火災也文二年傳云鄭祖厲王故知鄭之周廟是厲王廟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語以孫與祖昭穆同也疏曰凡稱禮曰者皆舊禮

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性可也是有抱孫之法也言無孫取於同性可者謂無服內之孫取服外同性也天

子至士皆有尸特性是士適少半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祭統云君執圭瓊裸尸是諸侯有尸也又守禮職云石

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天子有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

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交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性之適孫也天子諸侯

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為之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

是也言倫明非己孫皇極用崔靈思義以大夫用己孫為尸非也曲禮上楊氏曰特牲饋食篋尸疏曰大夫

夫士以孫之倫為尸皆取無爵者無前成人與幼皆得為之若天子諸侯雖用孫之倫取卿大夫有爵者為之故

冕鬋祭尸之詩皆言公尸又春秋宣公八年壬午猶縹公羊子何休註曰禮夫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

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又鬋鬋詩公尸來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

燕來鬋疏曰其尸以卿大夫為之統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尊者之處為其先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成喪者必有尸尸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疏曰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為人父

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安他果反安安坐也尸始入舉奠等若奠角將

右主

也借音又武音無言此亦同所因於殷也武當為無璧之誤也方猶常周旅酬六尸爵不受旅疏見禮祭九獻

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他歆享又曰古人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

穆不可亂也 或問古人合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各有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猶如此每位一獻畢則尸便酢主人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知是甚時緣甚事後廢了到本朝都

把這樣禮數併省了 又曰古人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 又曰杜佑說上古時中國與夷狄一般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蓋今蠻夷洞中亦有此但擇美丈夫為之不

問族類 事見杜佑禮要談末篇 楊氏曰愚按曲禮孫為王父尸疏云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

女尸至耐祭之後止用男之一尸以其耐祭漸吉故也凡吉祭祇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凡是也又按司几筵每

敦一几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故也 右尸

守祧掌守先王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主所藏曰祧先公之廟主祔於周禮

大數之餘者小數之稱不必盡限則小數亦有餘衣必知據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生時疏曰既言卒者上

服則先王之尸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若然士爵弁以助祭祭宗廟元端而士虞特牲尸不服爵弁者爵

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尸還在士廟故尸還服元端為上服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皆下之註

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則是先君之先祖為士尸服卒者上服元端而尸既祭則藏其陪與其

服陪許憲反劉相志反元謂陪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疏曰按特牲禮註云肺祭肺是其陪

服者彼不冒脊似誤所以誤有脊者特牲禮云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授振祭齊之是以於此誤有脊但彼是尸

祭不合有也春官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

歷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於魯觀書太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晉禮調誦之先王死

日為忌名為諱故書奠為帝杜子春云帝當為奠讀為定元謂王事祈祭於其廟疏曰云奠繫世者謂定帝繫

世本云辨昭穆者帝繫世本之上皆有昭穆親疏故須辨之天子謂之帝繫諸侯謂之世本按晉禮註云奠繫世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也云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者告王當避此二事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疏曰所守藏者即下文玉璽以下

璋判白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陳之以華國也上春罍寶鎮及寶器上春孟春也罍謂殺牲以血罍之疏曰若遷寶則奉之卒猶送也疏曰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天府藏之如故也同上傳桓公二年取郟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左氏曰非禮也臧哀伯諫不聽襄公六年齊侯滅萊獻

萊宗器于襄宮 右宗廟守藏